



■ 阎又文

2.替傅作义捉刀写致毛泽东的“檄文”

1946年7月31日,晋察冀、晋绥军区发起了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解放军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当时延安电台还播报了消灭国民党傅作义部于集宁城下的消息。不过,战局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由于指挥失误,大同一城终未能攻克,集宁又遭失守,而且张家口又处于傅部两面夹击之下,晋察冀军区面临恶化的局势,西北野战军也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局面。傅部相继攻下卓资山、集宁、丰镇,矛头直指中共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此时的傅作义可谓顾盼自雄,命令阎又文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表示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对此,阎又文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选择:写,还是不写?阎又文马上让王玉向中共中央请示,王玉迅即向延安进行了汇报。阎又文得到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封信一定要写,而且要骂得很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也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

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1946年9月20日,傅作义部队的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这篇《致毛泽东的公开电》。第二天,南京《中央日报》迅速加以全文转载,其大字标题是《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文章的捉刀者阎又文施展其才华,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字里行间又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这封信激起了中共与解放军上下的愤慨。据说朱德总司令特将此电分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借以激励将士要牢记大同、集宁之辱。至于毛泽东,更是对于这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公开信着笔之前,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邓宝珊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当傅作义见到毛泽东时,惭愧地说:“我有罪。”毛泽东却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有人向毛泽东引见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时,毛泽东笑着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3.暗战北平,多次劝导傅作义

至1947年底,傅作义已升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坐镇北平。当时,他不但有20万嫡系部队,还拥有华北地区40万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指挥权。翌年5月,李克农命令王玉速到北平再行联系阎又文。当时,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已在酝酿,同时中央也在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军进行

会战。显然,此时阎又文的秘密任务是搜集傅部的战略情报,这包括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and 作战计划,傅和蒋的关系,等等。在与王玉接头后,阎又文将王玉以《平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安排住进了北平饭店。而此时的阎又文除了仍是傅作义的秘书之外,其军衔已升至少将,同时兼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等。至于王玉和阎又文的具体联系,是每周六阎又文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时,王玉持记者证参加,而有关的绝密情报遂通过这一公开的场合被秘密传出去。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大局已定,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构想是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然后集中华北野战军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一举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关键时刻,李克农再派王玉潜入北平,并限他两个星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最迟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然而,仅仅一个多星期之后,王玉就回来了,他从阎又文那里带回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这份情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重要影响。随即,根据阎锡山死守太原、傅作义部队高度机动等情况,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并指示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以此迷惑和稳住傅作义。同时,对在淮海战场上已经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也暂缓攻击。

1949年1月,根据傅作义对战和仍不明朗的态度,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的路线。10日,阎又文又接到王玉发来的指示:迅速了解傅作义的动向。阎认为傅作义的动向可能是:一、南逃会蒋,在长江一线驻军;二、往西线而去,投靠西北马家军;三、固守北平,与林彪部队决战于此。不过,傅犹疑不决,决心难下。此时,阎又文力劝傅,其部非蒋嫡系,投靠蒋绝非上策;如与西北马家军会合,如今北平已被共军百万大军所包围,此路显然不通;与林彪决战,则分明是绝路,况且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敌我双方都将成为千古罪人。那么,不妨寻找第四条出路,与城外的共产党谈判,寻找转机。傅作义对此仍犹疑不定。在此间隙,根据上级指示,阎又文配合各路人马,如邓宝珊、傅冬菊、刘厚同、何思源、杜任之等,对傅作义展开攻心战,终于使傅作义决定派代表与中共和谈。随即,阎又文代表傅作义参与双方的和谈。1948年12月25日,在傅作义战与和尚不明朗的时候,新华社公开宣布了一份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的名单,其中有傅作义的名字。对此,傅作义心里十分在意。此时,阎又文对傅作义进行了许多劝导工作。他说这是“周瑜打黄盖”,即“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而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谈,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果然,中共密使很快转来了一封

毛泽东亲拟的电报,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中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于是解开了傅作义的心结,双方的秘密和谈重新开始。阎又文受命作为谈判代表,对谈判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到北平后,他把与叶剑英的谈话记录交给傅,傅看后沉思良久,说:“看起来,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最后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以及傅作义的文告。此后的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2日,傅作义偕邓宝珊、阎又文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在那里,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上级领导罗青长,并正式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关系。不过,当时他的真实身份仍未公开,仍继续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和平起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傅作义部队接受改编。此后,他由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点名,调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再后,又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副局长。不过,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然没有公开。1961年,阎又文奉命调至农业部,曾任粮油生产局局长。他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

(摘自《党史博览》2013年第11期)

援疆日记

阎师林



《援疆日记》(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上海援疆指挥部副总指挥阎师林在援疆约三年半期间撰写的日记。本报选取部分予以连载。

2010年9月1日 周三 喀什

到新疆,也就是到喀什,已过一周了。这还是我今生第一次踏上这片广阔而神秘的土地。这一次援疆三年,正值壮年。遥想班超当年,告别家人,投笔从戎,亲率三十六位英雄,直驱西域。千秋业绩,青史留名。吾辈既有出征疆场的自豪,比较先人,也就气短许多,不值一提了。但这三年,毕竟是大好年华和时机,扬鞭催马,志不可怠。热血男儿,岂可偷闲。相信自己这三年,来前雷厉风行,去后无怨无悔。

8月22日鸡未鸣即起,抵喀什,已临近上海的傍晚时分了。喀什地委、行署的欢迎仪式在喀什噶尔宾馆友谊厅举行。地区歌舞团表演了充满民族特色的精彩节目。当一位清瘦的塔吉克族男子深情演唱著名的歌曲《怀念战友》时,我凝神倾听这熟悉的旋律和歌词,激情难抑,竟禁不住淌下了两行热泪。我也是一位冰山上的来客。我感觉,这片土地我似乎来过,也许是前世,也许是梦中。

之后,随市领导赴上海受援的四县,一程一程将上海援疆干部送到目的地。县委、县府的欢迎仪式简朴而热烈,每一次,我都感到一种振奋的动力,一种责任的分量。

从和田到阿拉尔,首次穿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无限雄浑广阔的沙漠,充满生命意象的胡杨,蜿蜒伸展平坦的公路,愈显神秘深邃的天空,还有一路的沉思和冥想,都使自己的身心飘漾在一种久远的感动之中。

离开上海,从未超过一个月。在都市里生长和飞翔,那天地精致而显窄狭。而今,荒漠戈壁,绿洲山脉,茫茫无际,那飞翔的轨迹和感觉,将会是怎样的神奇?

到喀什地委大院指挥部自己的宿舍,已是一周之后。我的两个托运的箱包,还未打开。但新的富有挑战的生活,已时不我待。

想起王蒙《青春万岁》里的那首诗:“所有

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要用青春的璁珞,编织你们……”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那每一天都会给新疆这片土地带来新的神奇。

2010年9月3日 周五 喀什

马不停蹄地工作,对指挥部有关管理工作进行了多次商议。

也许是前些天一入疆旅途劳顿,水土不服,伊力特白酒也没少亲密,不知不觉有生热、上火的症状了。一位来喀考察的企业负责人,递来了几包颗粒状的铁皮枫斗,说降火效果不错。这几天饭菜都不香了,牙龈肿痛,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拆了封口,就直往嘴里灌了,再咕嘟咕嘟倒上温开水,祈盼立马见效。这玩意儿,以前,品质再高贵,价值再可观,我都不想触碰。这袋装的,一定不算精品了,现在,我却如此吞食,是不是有点饮鸩止渴的意味?

这两天只喝稀饭了,就着自己带来的腐乳和酱菜,还算有点滋味。

写了一篇散文,向天山神木致敬。在路过阿克苏时,按计划带队到位于温宿的神木园参观,甚为震撼。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倚靠在床头,想那些非凡和奇崛的树木,挥笔抒怀,情思泉涌。

在这占地600亩的土丘上,形态各异的奇树目不暇接,这样存活了上千年的古树竟有上百棵之多!要知道,这并非江南,即便江南,也难以找出这一片神奇的园林。这些树或者将军般的威严,胸口中了箭似的,仍直挺挺地站立着,凝然不动;或者匍匐在地,危在旦夕,却往绝处逢生,向天穹昂首。它们或独木成林,枝繁叶茂,或相互依偎,情深意长。它们形态各异又神态相似,曲折盘旋,但不失魂魄。它们在荒漠戈壁中书写着大自然的造化,乃至生命的顽强。是的,是顽强生命力的最典范的再现。在它们的履历中,一定经受了太多的磨难。风沙、冰雪、干旱和人力的浩劫,如此种种,也消磨不了它们对生命的追求,哪怕一息尚存,都要展示自己的阳刚,让生气勃勃,也令天地侧目。是的,我敬畏和钦佩这些古树。未见它们怨天尤人,也不闻它们哀鸣悲嚎,它们始终缄默,历经再多苦难也不呻吟。它们不屈不挠,与恶劣的环境抗争,以赢得一份生存和灿烂的权利。树犹如此,人何以堪。(1)

11.你为什么这么晚才下来

蔡振华开始他的主教练生涯时,还不到三十岁,不仅圈内的前辈、同行、专家半信半疑,就连那些队员们也有心里不落底的:他的资历,他的能力,能胜任这个风口浪尖上的职位吗?这不,在全队艰苦备战世界杯时,蔡振华遇到了世界冠军的挑战。

第41届世锦赛后,江嘉良、陈龙灿、陈志斌这些老冠军老队员都退役了。这样,原来蔡振华带过一段时间的马文革、张雷、吕林、肖赛等人就成了资格最老的队员,而原来一抓一大把世界冠军的国家男队,只剩下一个世界单打冠军,那就是马文革。马文革做梦也没想到,蔡振华严格管理整治队风的大刀砍中的第一人,竟是自己!

那是个周六的清晨。运动员食堂早餐时间是7:00-8:30。乒乓球队规定是7:15必须就餐,8:00集合去训练馆。

这天早晨马文革醒来特别困,同屋队员匆匆离去后,他又迷糊过去了。再一睁开眼,不好!差几分就8点了。他急忙穿上衣服,背着双肩包下了楼,朝训练馆跑去。他心里有些忐忑:“坏了,马上要打世界杯了,平时迟到还好点……”

进了训练馆,马文革见球房内蔡振华已站在队前,他来不及换鞋,就赶忙往队里站。蔡振华板着脸:“你为什么这么晚才下来?”马文革知道蔡振华最烦别人骗他,所以老实回答:“睡过了。”蔡振华心里很生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迟到了。什么,睡过了?这是理由吗?为什么别人睡不醒唯独你马文革能睡过、敢睡过?还不是仗着自己是队内唯一的世界冠军而自我膨胀吗?众目睽睽之下,如果不敢拿大牌开刀,那怎么能让其他队员心口服呢?

这时摆在蔡振华面前的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说句“下次注意,下不为例”,二是大做文章杀一儆百。他觉得轻描淡写不仅对马文革没什么好处,对全队也是一种错误信号:瞧,马文革是冠军,第一主力,蔡指导也得让他三分!如果这样,以后这支队伍怎么带?

蔡振华神色严厉地批评马文革,说了大

约有十分钟。其中让马文革最受刺激的是这样几句:“你是不是感觉地球没了你就不能转了?国家队没你你就不能活了?”马文革低头听着,全队人都在,他过去挨批时还不嘴,现在更不敢接茬,但心里很别扭,觉得蔡指导这人太不给面子,有点小题大做,不就是迟到了嘛!

蔡振华批完后,就让大家做准备活动。马文革到休息室换球衣,他刚弯腰解鞋带,蔡振华进来了,对马文革说:“你跟我来!”马文革跟在蔡振华身后进了他的办公室。

蔡振华坐在椅子上,语气温和了许多:“你看你起这么晚不吃饭,你怎么打球啊?今天上午队内打比赛你不知道吗?起那么晚,你昨天干什么去了?”马文革瞬间感觉像是在家里惹了祸被家长痛打以后又给了点亲情。“什么也没干啊,就是起晚了。”“你不吃饭,你上午还能打球吗?”“能!”“你板还没粘吧?”“没有。”

看到这,有的读者可能要问:“球拍还要天天粘吗?”不一定,但马文革这块球拍一定要在用前一两小时把胶皮撕下来重新抹快干胶水粘上。这样打起来弹性好,对旋转、速度都有帮助,运动员拿在手上感觉相对好控制。粘胶皮的这种胶水是欧洲人发明的,后来在第40届世乒赛时,用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中国队尚未采用。蔡振华回国时,自己买了一些胶水带回来,正好马文革改反胶,就用上了。

蔡振华一听到球拍胶皮还没吃粉,火又上来了。他火的是马文革对训练是如此掉以轻心!因为胶皮从撕下到抹上胶水,到粘上,再干燥到能用,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工作运动员应在宿舍里完成,这样进了训练馆后就可以马上进行训练了。

“你总是迟到!别人到了馆内就打球,你还要粘球板!总以为是队里的老大怎么着?别以为这队里没你就怎么着!”

马文革一听也火了:“这事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我来晚了,我不粘也没法打啊。”“我说你迟到的时候,你总是有理由!为什么我说你,你总有理由?”“我没把自己当老大,也没认为没有我就不行了,我没这么想……”马文革不服气地辩解着。

乒乓中国梦



李玲修 王鼎华

走进蔡振华团队